

第九回 陳秋邁湖亭遇美

詩曰：

水色連山色，花杜間柳枝。

固憐春滿目，容易病相如。

說這陳秋邁與水無聲，自從月下訂盟花前設誓之後，瞞著父親，只說赴社會文，或三日或五日，必往一遭。情好意篤，恩愛日深。

不覺冬盡春初。一日秋邁在坤化前假稱要到姑蘇遊學，以廣識力。坤化只道果然，豈有不依？秋邁不勝得意，同樵雲攜了行裝，一逕來至無聲處潛住，一連五六日足不出戶。這日因見天氣和暢，叫樵雲跟了，閒步湖堤。花明景媚，春色撩人。覺得獨自無聊，因僱了一隻小舟，渡過湖心亭遣興。上了岸，回頭一望，四面山光，乎波水色，另有一景。觀玩一番，移步登樓，倚欄高望，甚覺爽心豁目。

正兩流盼之際，忽聞人聲亂嚷道：「遊人站開，小姐上樓來了。」秋邁閃在側首看時，四五個管家在前，三四個青衣侍女擁著一位小姐上來。只見生得娉婷窈窕，嫋娜輕盈，另具一種雅淡丰姿，十分可意。秋邁不便在樓久觀，只得算計先下樓去，在亭外佇候。那小姐在樓遊覽久之，方才下樓出亭。秋邁故意迎入，恰好打個照面，四目注視。那小姐秋波一轉，即便下船，卻被不做美的舟人早解纜開去。

秋邁當下魂消神蕩，倚著湖邊楊柳看得呆了，見船去遠，方想追問誰家閨秀。奈身子酥了半邊，再也不能舉步。忙叫樵雲道：「你可上前去，悄悄打聽方才那下船的是誰家小姐，快來復我。」樵雲道：「他家小姐與相公無干，問他做甚？」秋邁罵道：「這狗才總是倔強，還不快走。」樵雲笑嘻嘻的道：「相公果然要問她姓麼？都在小的袖中。」秋邁道：「這狗才又瘋病發了。那小姐的姓氏，怎麼在你袖中？」樵雲道：「實不敢欺。方才那小姐上樓的時節，跌下一把金扇，小的拾得在此。上有詩畫，豈無名姓？」秋邁道：「既那小姐失下詩扇，何不即將送還，卻藏在袖裡？」樵雲笑道：「相公真個是迂腐。方才叫小的去問她姓氏，如今現成在扇，又道小的不還。」秋邁道：「好蠢才。去還扇子，他自然感激，那時便好訪其姓氏了。」樵雲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待小的拿去還了那小姐，省得蠢才。」秋邁道：「呆奴才，我是這等說，如今船已遠，哪裡還趕得上？快把扇來與我；一看便知了。」樵雲方向袖中摸出，遞與秋邁。秋邁接過，卻是一柄湘竹竹骨的重金雅扇，甚是精緻。正欲展開看甚姓名，忽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秋邁，你說往蘇遊學，如何卻只在此閒行？今母舅在此，快過來見了。」秋邁回頭見是父親同著母舅馮吉星，忙將詩扇藏過，趨前拜見。原來這馮吉星乃是坤化的妻弟，原任刑部侍郎之職，新近致仕還家。祖籍插州居住，向固供職在京，與他姊姊、姊丈間闊故今一歸揚州，即來探望，以盡親親之誼，兼且欲於湖山之間，盤植兩月，已到坤化家有三日矣。秋邁假稱往蘇遊學，在無聲處住了五六日，故尚不知。這日坤化請吉星湖舫小酌，停舟於湖心亭，上岸遊覽，不期恰遇秋邁。坤化心甚猜疑，問其不往吳門之故。秋邁把話支吾，道：「是那日出門，遇著同袍，再三邀去會文，故於湖上耽擱了這幾日。」坤化半信半疑，遂一同下船。正是：

天台未訪神仙宅，湖上先教通葛藤。

說這陳秋邁，一腔心事，因下在父親舟中，只得丟開，與吉星飲酒，直至日西，一同還家。見過母親，少不湊又要聚談些家常之務。直待夜深送母舅去書房內安置了，才得身子閒空。倘至自己房中，向袖內摸出那柄扇子，挑燈展玩。要看那美麗小姐果係誰名甚姓，好去尋訪。只見一面畫的是一枝紅梅，一面乃是詠紅梅的律詩一首道：

南枝何事豔冰心，妝點韶華別樣春。

晏起越姬非酒，晨妝楚女學塗唇。

香消白雪桃花片，月淡紅樓蝶粉輕。

記得溪頭曾見處，調羹另有最精神。

後寫著「春閨偶詠」四字，卻不見有姓名。

因想道：「春閨偶詠，明是那小姐所作了。我日間見其美，已情不能釋。今閱此詩，真乃是香奩佳句，宛若其人，可謂才貌雙絕。我陳秋邁得與為偶，花朝月夕，好句同吟，即疏食布衣，此生之願足矣。可恨樵雲這狗才誤事。日間若趕上一問，探知蹤跡，豈不事有可圖？如今要這一柄沒姓沒名的扇子何用？豈非大海浮萍，鏡花水月？思之殊可痛恨。」秋邁想到此處不覺淒楚起來，道：

「小姐，我看你臨上船時那一雙俊眼，情有所在，大有顧盼小生之意。這段相思，教我如何消遣？」因又將詩扇展開，道：「物留人去，愈覺感傷。」見「春閨偶詠」四字之下，卻有一顆小小硃砂篆印，忙近燈細認。模糊之間，似「瑤枝」二字。因快活道：「此必是那小姐的芳名了。我明日拿了這扇。到各處去步步。倘老天憐憫我的至誠，或緣分在此，步出那小姐的蹤跡來，亦未可知。」自商自量的癡想了這一夜。

巴到天明起身，也不與父母說知，也不令樵雲跟隨，獨自一個拿了這柄詩扇，果然到城中各處去訪。自早至晚，並不見一些影兒，歎了口氣，只得沒情沒緒歸家。燈下對著這扇，好像見了那小姐一般，說一回，讀一回，又歎一回，直弄得神疲體倦，還要閉了眼模擬一回，日日如此，不覺旬日之間，竟害起一場乾相思的病來。懂得坤化摸頭腦不著，忙請醫調治，月餘方得略略痊可。然秋邁此情終不能泯。這正是：
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輾轉反側。

且說那小姐卻是誰家閨秀，這等才貌？原來就是詣闕上書扶父柩歸葬的夏瑤枝。因廬墓三年期滿還家，路經湖心亭，深喜山水之勝，就叫停住了船，上岸遊覽。無意中遇見秋邁，打個照面，不好回視，只得逕自下船。那船卻便開行，忙向艙縫張看，見那生呆倚柳枝。望望移時，路遠不見，因想道：「不信世間有如此美秀少年，恐潘安、宋玉未有加也，但不知腹內何如。然真此秀骨，決非無才之輩。」不覺私心羨慕，別有一種幽思已上眉峰。須臾船抵東岸，一路乘轎到家。

且說夏元虛，自被蘇紫宸打了一頓，又吃誠齋擺佈了一場，兩番斥辱，心中又惱又羞，垂頭喪氣的在家中藏躲了幾月。後見事情漸冷，又漸漸假斯文起來。這日瑤枝還家，兄妹相見，元虛道：「為兄的因受匪人之氣，在家納悶了這幾時，故許久不曾到山來探望得賢妹。今日賢妹歸來，真乃志願滿足。只是在山受這三年的清淡，比前消瘦了一半，實實虧你。」瑤枝道：「福薄之人，自該受些清淡，有甚虧處？但做妹的在山聞得哥哥群英社事，大是可恥。昔日爹爹也曾為你延師授業，難道竟無半點墨水入肚不成？自古幼而學，壯而行，今既失學，只該虛心藏拙，閉戶自修，何故反去設盟立社，請人上門，討這沒趣吃，豈不更為可笑？況爹爹在日，薄有聲名，今一旦被汝掃地，令人輕薄，不知哥哥是何心也。」

這一席話說得無虛面赤耳熱，不覺羞變成怒，道：「別人欺侮我，你也來欺侮我，難道料得我竟沒有半點墨水的？屁文章是也還做得兩篇來的。那日因要做詩，我卻不曾學得，故一時爭鬧。又非做賊做強盜，敗壞門風，有甚掃地不掃地？」瑤枝道：「有了墨水，憑他詩書六藝之文，皆可應酬，豈有做得出屁文章，卻做不出屁詩詞的？既不能建旗鼓於文壇，又何酒食之多，搖頭擺尾，會李招張，作此鄙夫之事？我是句句藥言，自今以後，須知過必改，發憤寒窗，以博上進，不失先人之志，為家門之幸。」元虛默默無言，垂頭而出。這正是：

本將好語同他語，反把忠言當惡言。

說這夏元虛當下被瑤枝搶白得羞慚無地，心中卻甚怒。一日早晨，畢純來到來，元虛忙出相見。純來道：「如此豔陽天氣，何不同去湖上各到處步步，卻只在家中用功？」元虛道：「有甚用功，日日納悶。近來聞知藕花居水無聲長成得越發標緻，今早正要來約老先同去散散悶。」純來道：「兄去訪她還是嫖飲，還是嫖宿？」元虛道：「宿必飲，飲必宿。老先何一言而彼此其說也？」純來道：「原來兄還不知。這小娼近與陳秋遴梳櫛，兩情甚篤，只有陪酒，不肯伴宿。若要強逼他的，身佩利刃，就要自刎，故爾小弟是這等說。若只飲酒淘情，盡可去得，如要去嫖宿，此又何苦乃爾？」元虛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道怎的，原來如此。這個但請放心，量她決不肯輕生，我也決不去償命。這無過是妓家騙人的常套。自古以來老先曾見哪些妓女人家，出了幾個黃花烈女，造了幾個貞節牌坊？若具如此心腸，就該於歸秋遴而成室家之好，這才是從良的義妓，豈尚留連於煙花為他人侑酒？此情之真偽見矣。不敢欺說，那花花柳柳風月場中，再不能瞞過我學生的。」只這一席話說得畢純來連連點頭道：「是耶，是耶，不錯不錯。那些枕邊立誓，剪肉香疤，可知都是誘人之法。吾兄議論透徹，可為嫖鑒。兄妙人也，去必得趣。小弟奉陪，亦覺有興。」元虛即留純來便飯過了，兩個一同出門，高高興興的來到藕花居。

入得門來，正值無聲曉妝初罷，在堂前澆灌那欄內的牡丹。忽見二人步入，無聲認得元虛是個無賴公子，急欲避時，早被元虛一眼瞧著，叫道：「有客相訪，迎接才是，怎麼反欲退避？」無聲無奈，只得上前假陪笑臉，迎入坐定，道：「茅舍荒涼，不知二位貴人到來，有失遠迎為罪。」元虛笑道：「一晌不見水姐，果然又俏了，許多。聞得近與陳秋遴梳櫛了，卻就忘記了我夏元虛，也忒薄情。」水無聲見說，杏臉微紅，低首不言。畢純來道：「水姐不來罪兄薄情，久不過訪，兄反罪水姐薄情，怪不得水姐有些著惱。」元虛笑道：「不必著惱，設東陪禮何如？」使向袖中摸出一錠銀子，叫湯保說道：「與我去辦些甚麼東道來。」湯保笑道：「杭州的常饌無過是燒鵝羊肉石灰湯，那裡用得這一錠銀子？」元虛道：「石灰湯豈是我相公吃的？可去沽些惠泉三白，或轟爆豆酒，蜜淋漓香雪燒都好。吃得我相公醉了，與你家姐姐才有些興。」湯保道聲曉得，卻掩著嘴笑了出去。

少頃酒備，三人坐定。無聲見此俗氣，甚是麻煩，無奈勉強持杯，然亦只是低頭默默。畢純來道：「水姐為何今日悶悶不樂？想是不耐煩小弟在此，小弟先別去了。」元虛道：「老先又來不在行了，這正是水姐的多情，這叫做『盡在低頭不語中』。既是水姐不樂，待我動起樂來。」因向壁上取下紫簫在手，道：「水姐向高音律，學生班門弄斧，休得見笑。」因將那簫橫捏而吹。湯保在旁笑道：「相公橫了。」元虛方知錯認了笛，也笑道：「怪道沒處下手。」因復直吹，可煞作怪，再也吹不響。畢純來笑道：「為甚用了這一把氣力，竟像吹火筒一般不響一響？難道又是甚『盡在低頭不語中』不成？」元虛道：「老先你不知音律之妙，這就叫做簫管兩頭空，吹響一半功，如何性急得來？慢慢地自能作響。」因復用盡乾生之力，掙了半日，方才吹響。吹了一回，畢純來道：「吾兄妙音是哪裡傳來的，喚甚牌兒名，這等好聽？真乃響遏行雲，廣陵絕調。」元虛道：「學生幼時從一業師，乃是蘇州人，吹彈得好，傳授學生。這一調叫做『鬧五更』，是諸曲調中第一個大牌兒名。」說得無聲忍笑不住。元虛道：「如何？只這一吹，吹得水姐快活了。」

畢純來道：「少刻吾兄在陽台之上，想水姐還快活哩。今酒已醞酏，天色將暮，小弟先別，省得擔擱吾兄好事。」元虛道：「天色還早，何妨再飲幾杯？」無聲道：「二位尊居都在城中，此去歸路甚遠，倒請趁早回府。此地有興，不妨再來。若欲枕席之歡，妾已對天立誓，決不為此。倘以威勢相逼，身有利刃，唯死而已。伏望存君子之心，是妾之幸。」無聲見說，笑道：「水姐是何言也？誰不知你與秋遴情好。他是布政之子，我也是吏部之兒，有甚不如？他枕席得，我偏枕席不得？何厚於他而薄於我？這是明明欺我之談。你將這死來嚇我，我就怕了不成？」畢純來道：「水姐雖然不是，夏兄也不須動惱。自古事寬則圓，或是水姐怪兄來意倉卒不虞，亦未可知。」無聲道：「人各有志，芒得相強。二位請便，賤妾失陪。」說罷，起身入內。

畢純來意欲上前勸諭，早見門已閉上，氣得個夏元虛一腔高興如冰投炭，不覺大怒起來，嚷道：「莫說別處，就這杭城妓女，我夏公子也不知嫖過多少，從不曾見這小娼敢如此放肆。你這娼根是幾品大的，這般做作？」

正在發話，只見鴛母走來請罪道：「二位相公老爺不必動惱，千不是萬不是，是我家這小娼不是。因老身從幼嬌養慣了她的性子，所以不識世務，連老身也壓她不下。乞相公們寬恕她。」元虛道：「放狗屁，既是這等嬌養，就該王孫公子一夫一婦的去了，還要開這門戶怎的？難道你這下賤娼家，倒比我公子爺高貴些麼？只說得一聲失陪，竟跑了人去，這等可惡。明日我先叫些小廝打得你一個雪片，再到當官去處置你的罪，才見我夏公子手段。」鴛母道：「這小娼因與陳公子交好，兩個立誓，一個要娶，一個要嫁，竟害了失心瘋，所以這等。畢老爺還是要你做做勸善大師，凡百看老身薄面。」

畢純來道：「你女兒忒沒規矩，如何教夏相公不要著惱。就依你說，也該柔聲下氣，委婉回覆，怎便像魯男子閉門不納光最？他公子生性難道受得此氣？況門戶人家來的都是主顧，那裡守得這貞節二字的？依我之見，落得賺些銀子。陳秋遴他一個布政的兒子，怕沒有鄉紳大老千金小姐為配，來娶你們門戶人家的女子為妻？況他還有父母在堂，也由不得自己主張哩。等待得人老花殘，那時悔之晚矣。你者人家還不自放出個主意來，倒說嬌養慣了。」只這一席話說得鴛母啞口無言，低頭歎氣。元虛道：「他明明把陳秋遴壓我，欺我。陳秋遴娶得，難道我夏元虛就娶不得了？身價銀兩，一千五百也是看得見的。」一說，一頭向畢純來丟個眼色。畢純來早會意，便將鴛母衣襟一扯，招她去外面打話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

翠被機緣淺，催教跨彩鸞。

只因這一打話，有分教；半載夫妻分散，十年父女重圓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